

血沼泽之恋

二十年前
为爱暗结珠胎
二十年后
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I2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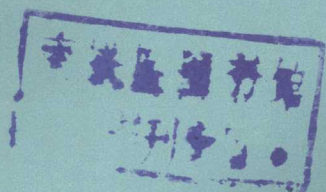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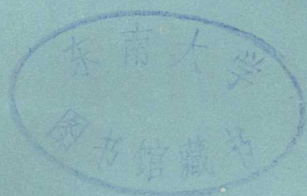
I247.5

S51

.2

沈亚 著

血沼泽之恋


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2409



ZL179227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血沼泽之恋

作者:沈亚

责任编辑:赵小雨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南京京新印装厂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 插页 2

字数:110,000 199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 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0792-4/I·756

定 价:72.00 元(全套共十册,每册 7.20 元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多姿、多彩、多奇

(代序)

阡陌

沈亚本名陈淑玲，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。

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，但说起电视连续剧《戏说慈禧》也许就不陌生了。《戏说慈禧》在台湾播映时，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《戏说慈禧》，作者就是沈亚。《《戏说慈禧》正集和续集一已在大陆播放过，续集二于五月末拍竣，目前正在作后期制作。《戏说慈禧》续集二的电视小说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同时还将出版林晓筠根据电视剧《戏说乾隆》撰写的《戏说乾隆》续二集电视小说。)

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，籍贯台北县。1959年10月6日生辰，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，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，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，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，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。发表过的作品有《人鱼座女子》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，以及《戏说慈禧》《爱到深处》等电视小说。

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，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，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，已出了二十五部，三四百万言。大陆首获版权的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第一套十部，江苏文艺出版社近期获得版权，继推出席绢作品系列后，接着推出沈亚最带代表性的作品系列。在这一系列中，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。一种是以《狩猎情人》为代表的“惊险爱情小说”包括《银翼天使》、《失落的羽翼》、《火神之舞》等。

这几部作品故事不是一个，人物虽有不同，但其中的一些人物是贯串的。例如在《狩猎情人》中出现的人物林奇、魏吉儿、林磊、潘亚迪、林捷等。有的是《银翼天使》的主角（林奇、魏吉儿），有的是《失落的羽翼》的主角（林磊、潘亚迪），有的是《火神之舞》的主角（林捷、汪维德）。这一类型作品的总的特点是戏剧性比较强，发挥了作者高度的想像力，虽也谈情说爱，但那是附丽在复杂暴力斗争上的饰物，整个小说读来如同惊险小说。

以《银翼天使》为例：

这部小说是围绕着一名叫“银翼天使”的奇怪电脑病毒侵入全美二百余家电脑公司主机，造成重大损失为因由开篇的，全书围绕一个电脑高能，爱情“低能”的孤儿魏吉儿的生活和爱情展开故事。作品糅推理、侦破、爱情于一炉，使你坠入迷宫，牵着你心，一步步进入深渊，又一步步登上高山，波澜起伏，跌宕多姿，故事快速的推进，使人应接不暇。情绪的烘托、氛围的渲染都十分强烈。

而主人翁的爱情结合在这种惊心动魄的故事中，在曲折复杂的矛盾中得到了发展。那种爱尤其叫人回肠荡气。

沈亚在创作这一类作品时除了动作性强外，还更多地动用了电影电视的蒙太奇手法来推进故事，演绎人物。

她的语言精炼、准确，没有冗句，也许这是她当过电视编剧的原因。她的作品在情节上很少有漏洞，结构致密，布局合理，张弛有度。故事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的发展、解决都理性化，相对来说爱的感受、爱的体验、爱的触觉，往往被激烈的冲突所掩盖，使读者来不及去体味。这也是沈亚作品与桐、于晴、林晓筠的不同之处。

这一作品集中还有沈亚另一个风格的作品——魔幻爱情小说。《斑蝶》、《妖精新娘》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。

沈亚把人的心魔具像化，在她的作品中出现了“妖精”，那托身斑蝶的妖精演化为人形，到人间寻找真正的爱，揭示了人间的种种丑恶。看似荒诞，其实是寄托了作者的一种意像，通过魔幻来讽喻人生，鞭笞丑恶。

这一作品集的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，像《叶罗》、《血沼泽之恋》、《鹰翼下的风》、《风神的女儿》等等。

而最典型、最有代表性的纯正爱情小说当数《风神的女儿》。沈亚在这部书中塑造了三个性格绝然不同的空姐的形象：空姐欧阳轻风天真浪漫，外表成熟而内心则仍如少女般稚真；空姐杨志敏温柔婉约富有都市女子与传统妇女结合而成的贤慧能干；另一个空姐周凌思则潇洒独立，内心怀有痛楚却仍坚强处世。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性，却能和睦同处一室，然而由于闯进了三个性格迥异的男性，才产生了三个完全不同，却同样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。

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，情绪的跌宕也好，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，使读者不得不紧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。这就是沈亚的魅力。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，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，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，比于晴要显深沉。是否如笔者所言，哪就要读者诸君自己去体会了。

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，有读者群的话，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。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；而沈亚作品的读者涵盖面要超出上面两位作家的年龄段，文化层次更高一些，那样理解才更准确、更深刻。

附沈亚作品集书目：《沈亚作品集》

- 《银翼天使》 《火神之舞》
《叶罗》 《血沼泽之恋》
《被风吹走的孩子》 《人鱼座的女子》
《天使鱼的逃亡》 《斑蝶》
《鹰翼下的风》 《妖精新娘》
《失落的羽翼》 《独角兽的情人》
《梦幻末世纪》 《狩猎情人》
《翩梦录》 《面具下的独脚戏》
《旋舞》 《冤家》
《坏脾气女郎》 《魔羯奥非斯》
《三个爱情贩子》

勤产露的来出扣中口，土炭夹的品奏敲击响谷雨睡！意寒的
 善睡克，智不的色血喜受青。所养舍里理那的敲
 人我里雅寄坐登口敲，游鼓来鼓敲产，丁鼓敲雨色天
 敲敲不猜口自敲敲，人冬音流降！丁
 敲不—月底登台北东区 天下，敲干宝野拳的得意不敲。

天空灰蒙蒙的飘着细雨，气温很低很冷，灰暗的天色和冷冷
 的风雨使原本萧瑟的景象显得更加的冷冽。即使是
 在东区，这个全台北市最繁华富丽的区域，在如此强烈的寒流来
 袭时，亦显得冷清。行人一个个竖起衣领快步行走着，连四周装饰
 华美的橱窗也吸引不了人们的驻足；空气中悠扬的耶稣曲于此时反
 而显得多余，而且带着淡淡的凄凉。好冷！又敲敲，寒着叩敲由社会敲敲害！敲害敲

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里，一个衣着单薄的女孩子瑟缩在角落，
 浑身剧烈的颤抖着。走近一点甚至可以听到她牙关打颤的声音！

她全身蜷缩在一起，窝在墙角。似乎想使自己没入墙壁之中，
 散乱的短发覆在额上，薄薄的T恤和褪色的牛仔裤全皱在一起，
 如果不仔细看，会以为她是个男孩——一个流浪街头的男孩。

好冷！

好难受！

她双手环抱着自己，试图阻止那股自骨子里边透出来

的寒意！细雨轻飘在她凌乱的头发上，口中吐出来的雾气使她看起来出奇的年轻，却也带着一股可怜兮兮的味道。

他们为什么还不来？

她的眼眶里含着泪，紧紧咬着没有血色的下唇，克制着自己即将出口的呜咽和呻吟。

天色渐渐暗了，气温越来越低，她已经坐在那里好久了！到底有多久，连她自己都不知道。

她下意识的举起左手腕，才发觉那只心爱的表已不在手上了，泪水不听使唤的掉下来——心痛凌驾了一切！

那是她二十岁的生日礼物，陪了她一年多了，而且那是母亲送的，如今它只换成了三张薄薄的钞票，被她死命的握在手中。

那只名表竟只值三百块！可是当那个当铺的老板用那种鄙夷又不信任的眼光瞪着她，问她表从哪里来时，她只能吓得抓着钞票落荒而逃！

她害怕！害怕他会打电话叫警察，然后她又会再回到地狱走一遭！

妈！对不起！对不起！我真的很抱歉。

泪水滚烫的滑落在她冰冷的颊上，她又哭了，哭的是自己挚爱的母亲，和曾是母亲挚爱的自己！

刺骨的寒意使她回到现实，她甚至无法再为自己失去的哀悼。只想着一她在心底呐喊一次又一次。

他们为什么还不来？

他们为什么还不来？

唐皓倚在车边皱着眉打量巷子的那个女孩，不需要

比对照片他也知道，她就是他要找的人。

但他宁愿她不是！

眼前这个瑟缩在墙角的女孩子和昔日那个可爱、活泼的少女有着天壤之别！

过去的她有着一双灵活、慧黠的大眼睛，俏丽开朗得一如阳光，恰似无忧无虑的精灵！

曾经是，原本是！

而现在也应该是！

如果那一切不曾发生……可恶而无补于事的如果！他厌恶的皱起眉头，丢下手中的烟。去他的！回去！他绝不会喜欢他现在所要做的事。可是——他别无选择！

他们为什么还不来？

她颤抖得更厉害了，原本雪白如纸的脸转为铁青，下唇由于用力过度而渗出血水……

她想起那些疯狂的夜晚：纸醉金迷、荒诞不羁而且毫无节制！

她心里明白，他们不一定会来！

想到这里她几乎无法忍受！泪水自空洞的眼中滴落，手里的钞票握得死紧！如果他们不来……她立刻摇头甩掉这可恨的想法。

他们一定要来！

要不然她怎么办呢？她绝对撑不过这个晚上！她会受不了！她会疯狂！

求求你们不要丢下我！不要待我如此残酷！

她在心里无助的祈求着，这是她唯一的希望了！
“仇普？”

一个高大的身影矗立在她的面前，她茫然的抬头，眼前的这个男人浓眉大眼，有着一张极为阳刚的面孔，很好看却不是她所期待的人，她颓然的低下头。

“仇普。”声音中多了一丝不耐和厌恶。
如果不是她现在太难受了，她实在很想大笑三声。

仇普？已经多久没有人这样叫她了？她憎恨别人这样叫她！那个名字里包含了太多的痛楚和苦涩，代表了一切她不想去回想的过去！

而现在，不管这个男人是谁，都已引不起她的兴趣。

她的视若无睹使唐皓不耐烦——而且心痛！

她忘了他了？她居然忘了他了！

他带着一丝忿怒用力拉起她。

“放开我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，你认错人了！快放开我，否则我要叫了！”她尖声挣扎。

“你叫啊！把警察叫来最好，省得我麻烦。”他冷笑回答。

她作势张口，见他没有意思阻止，反而是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她心虚的闭上嘴。

“不叫了吗？”他冷冷的看着她。

她倔强的瞪着他，突然发现，这男人好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……

“回答我的话，你是不是仇普？”

她只是忿恨的瞪着他，毫不退让的不说半句话。

“再不回答我，我就把你送进警察局。”冷酷不带一丝感情的：“或者你比较喜欢回仇家？”

最后一句话使她失去冷静，她极端忿怒的挣扎，用力捶打他的胸膛：“放开我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”

他无动于衷的扣着她的手。

她终于放弃挣扎，咽下自尊开始对他低声下气的请求；她痛恨如此，但目前她别无选择，她甚至可以出卖灵魂，只求不回仇家！

“先生，我真的不是你要找的人，我发誓，求求你放了我吧！”恳求的语气和眼光再加上她铁青的脸色，散乱的头发表和不断剧烈颤抖的身躯使她看起来极为可怜无助，她知道自己的模样会使他心软，于是更加的努力哀求。

唐皓的心无助的揪紧！他早就知道毒瘾会改变一个人，可是他不知道这种改变竟会如此令人心痛！

“连自尊都可以不要？你真令人心痛！”他心痛的低语：“你真的不是仇普——至少再也不是了！”说着他放开她的手朝巷外走去。

如果她还有救，那她不会连这种刺激都无动于衷的！他决定孤注一掷，万一失败……他不容许失败。

她愣住了，呆呆的望着他的背影，那些话一字一句无情的敲打在她的心上……

连自尊也不要了？

连自尊也不要了？！

数个月来的忿怒和仇恨在刹那间竟毫无预警的爆发了！她冲上前去咬牙切齿的怒吼：

“你凭什么这样说我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是上帝吗？多么伟大！你是来解救我的自尊吗？哈，你高贵吗？我这种下三滥的小太妹早就没有自尊了，你懂吗？”早就没有

了！”

唐皓呆愣半晌，等那些话一字一句的进入他的脑海，一字一句的消化掉；他心中的怒火足以烧掉全世界——那是针对他自己的怒火，他竟然残酷地拿她最重视的自尊来刺激她！

而且他还必须再刺激她，直到他的目的达到为止。

“我猜你也不会有那么贵重的自尊了！吸毒的人没什么不能出卖的，不是吗？”他淡淡地朝她开口。

她倒吸一口气，那种痛楚的神情好像刚刚有人给了她狠狠的一刀！她略略摇晃，然后以灼热的眼神直视他，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：

“你没资格这样说我！你没有资格！任何人都没有资格！”

“是吗？”他捉住她的双手，忿怒的看着她：“那谁才有资格？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，如果你妈妈在地下有知，死都不会安宁，是你这个乖女儿让她死不瞑目！”

仿佛被雷击中一般，她僵住；身躯颤抖得有如风中的落叶。

二人对待着，无视好奇伫立的行人。唐皓知道自己的话有多残酷，但他也知道他击中了她最大的弱点！

然后——她再也支持不住的崩溃了！

她哭倒在地上，所有压抑的悲苦刹时全数涌出，凄苦的声音令人鼻酸。唐皓叹息一声，半拖半抱的把她塞进他停在路边的车子，急驶而去。

仇普呢？

她到哪里去了？仇平满腔忿怒和焦急的驶在忠孝东路的车水马龙之中。出差一个礼拜，回来后发现仇普早已不在他的住处，赶回家里也只得到冷冷的回答：死了！

死了？

他心惊于父亲的冷酷！仇普是他最心爱的女儿啊！

仇普是他最宠爱的么女啊！

他怎能一句话就抹去了二十年的亲情？他怎么会为了一个婊子而让自己众叛亲离？

他不懂！他真的不懂！

父亲精明一世，却栽在庄玉虹的手中；父亲和母亲恩爱卅多年，却禁不起一点外力的考验！最后的结局竟是——一生为父亲打算的母亲只落得抑郁而终的下场！

他更不了解父亲怎么可能在母亲死后一个月就立刻娶了庄玉虹进门！父亲竟是个如此冷血寡情的男人？

仇平握方向盘的手用力之大使得他的肩膀痛了起来，而他几乎不曾察觉！一连串的家庭变故使得他近乎麻木，心痛早已盖过了一切！

“仇普！你在哪里？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？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！”

仇普！

他太了解她的个性，但是他也没想到向来活泼甜蜜的么妹竟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！一连串的变故使她个性中偏激的一面爆发出来，为了母亲，她和父亲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而母亲的死在瞬间将她彻底击溃。

仇普很自责，认为自己没尽到保护母亲的责任，她开始

消极的抵抗，麻木自己……却赔上了自己的一生！
天啊！他一直沉溺在自己的苦痛之中，他一直没尽到责任，否则今天仇普不会……他真该死！

仇平恶狠狠的咀咒着自己，咀咒他的父亲，更咀咒那个导致今天一切的女人！

想起庄玉虹冷冷的笑脸，他简直无法忍受，她那种故作惋惜的姿态令人作呕！仇普今天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她必须负绝大部分的责任！

她必须付出代价！她会的！他咬牙切齿的想着。

艳红色、夸张的招牌亮晃晃的映入眼帘，他将车子停好后，立刻朝那家舞厅走去，这是过去几个月来仇普最流连的地方：地下舞厅。

一个龙蛇杂处、夜夜狂欢的犯罪天堂——也是毒品交易的最佳场所！

坐在门口獐头鼠目的男人斜睨着他，面无表情的开口：“三百块。”

“李俊彦在不在里面？”

男人带着警戒的眼神沉默地打量着他。

仇平不耐烦的掏出一张千元大钞，在他的眼前晃了晃。

男人咧开一嘴黄牙，迫不及待的伸出手。

“在不在？”他抽回钞票。

男人贪婪地点点头。

仇平厌恶的丢下钞票往里面走去。

仇普咬紧牙根强忍着一波波朝她袭来的痛苦，那种冷

热交迫，打自骨子里透出来的酷寒和高热只不过是发作的

前兆！紧随而来剧烈的饥渴感才是最令人无法忍受的酷刑！

唐皓冷冷的瞄了她一眼，不发一语的自后座拉出一条毯子扔给她。

“你——绑架——我——也没有，没人——没人会付——赎——赎金的——”她用毯子包紧自己，努力自牙关中进出话来。

“我猜也是，仇家的三小姐已经不值钱了！”他冷冷的开口。

那种椎心刺骨的事实令仇普微微一缩，然后她勉强挺起身子开口：

“那——那你捉我——干什么？”

“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
仇普很想再开口问个清楚，可是却无能为力，只能瑟缩在车座上拼命发抖，拼命扭绞着自己的双手。

唐皓视若无睹的开着车，仿佛对一切都完全漠不关心，直到仇普终于发出破碎的呜咽。

“给——给我药——”

他的双手紧紧的握住方向盘，强迫自己不去理会她的哀求。

“求——求求你——给我药——我——好难——好难受——”她喘息不已的说着，水汪汪的大眼睛乞怜的望着他，仿佛一只受了伤的小动物。

断断续续的呜咽与恳求把唐皓的心一次又一次的揪紧，他深吸一口气提醒自己，这是必然的现象，然后自上衣口袋掏出一个小铁盒交给她。

仇普欣喜若狂的接过铁盒，接着挫败地哭喊：

“我不是小孩子！我不要糖果！给我药……只要一颗——不！半颗——半颗就好，求——求求你——？”

他使尽全力保持自己没有表情的面孔。

“含神的薄荷糖，可以使你好过一点。”

仇普立刻将铁盒打开，打算扔一把进嘴里。

“一颗。”严肃的表情，如石雕般的面孔使仇普颤抖着将其他的糖小心翼翼放回铁盒。

唐皓收回铁盒，摇下车窗，看也不看的抛了出去。

“不！”她悲惨地惊呼，扑向他那边的车窗。

他将她按回座位上：“你以后不会需要它了。”

她啜泣出声，充满仇恨的看着他：“你为什么要——这样——这样对我——”

一片沉默。

“你他妈的下流！你混帐！你——”

凌厉的眼神扫过她：“我警告你，我给你维持你自己尊严的机会，你自爱一点，否则是自取其辱。”

仇普讶然的闭上嘴，转头望向车窗外，发着抖的身体，不断爆发出强烈的敌意袭向唐皓。

令人窒息的沉默在车子里蔓延着，但谁也无意去打破。

仇普昏昏沉沉的望着车窗外飞逝的景物，她已无心去辨认自己身在何处。雨滴沿着车顶流到车窗上化为一条条的水流，映着车外偶尔闪过的灯光，竟也泛着耀目的银光。

药效起了作用，她模模糊糊的知道有人替她拉好毯子，温暖的感觉流遍全身。有一双手，好像母亲温柔的手轻轻的探视她的前额。

她轻叹口气，偎进毯子里。